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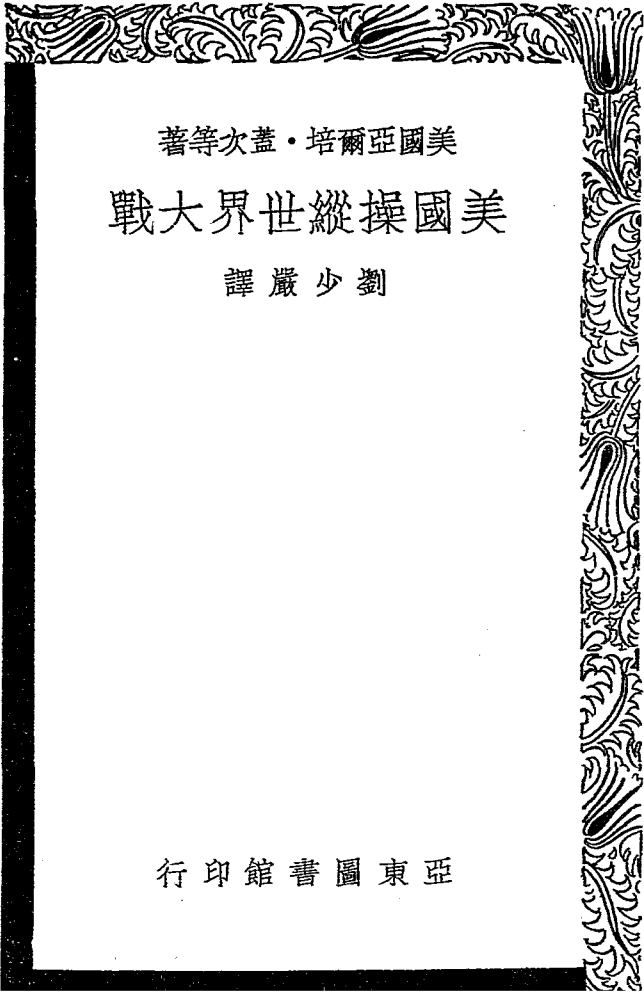


美  
國

海  
軍  
大  
戰

美國亞爾培·蓋次等著 劉少巖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著等次蓋·培爾亞國美

戰大界世縱操國美

譯嚴少劉

行印館書圖東亞

M19  
D87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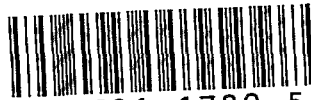
## 目次

譯者序

孤立主義的神話……………亞爾培·蓋次 一

羅斯福——戰爭的製造家……………哈爾·特來伯 二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怎樣進行？……………B. J. 維德克 四七



3 0791 1789 5

## 譯者序

在世界政治的衝擊中，美國是一個謎。她對歐洲不用說，就是對遠東，她一直還保持那種高深莫測的態度。中立法的頒佈給她披上一件更神祕的外衣。美國這個謎樣的態度，現在已引起國際上兩種截然不同的幻想：一種是希望美國能保持她的『光榮的孤立』，愈長久愈好，這種幻想從希特勒，日本天皇，到美國的孤立派資產階級，都或多或少的表現出來；另一種則以惋惜或哀求的神氣，希望美國立即拋棄這種隱遁的『門羅主義』，走入保護民主反法西斯的神聖戰爭中，這種幻想（這裏最恰當還是說願望）已構成了目下民主派及共產黨的輿論。而中國一部分朝野人士則正為這種時尚的輿論所欺，時而為美國的『沉默』憂形於色，又時而為羅斯福的芝加哥演辭表示出樂

不可支。其實，美國究竟將保持『光榮的孤立』，或立即參加『保護民主反法西斯的神聖戰爭』，都不會因人們的願望或幻想而決定的，因為只有華爾街先生們的利益，才能決定美國的對外政策。所以一個認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要來檢討美國的對外政策，只應對美國的經濟地位及其發展趨勢加以精確的估計，並從此得出唯一的政治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美國之謎』的答案。

這個小冊子包含三篇文章，頭兩篇是專門分析美國對戰爭的基本態度的。孤立主義的神話一文，內容最爲精彩，牠對美國的戰爭政策闡發無遺。羅斯福——戰爭的製造家一文，則一方面可以補助上一文的了解，因為牠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華爾街的統治代表——羅斯福加以精密的解剖，使我們可以從羅斯福個人之全部歷史及政治作用的角度上來了解整個美國統治階級的態度；另一方面，這篇文章還可以作爲羅斯福的評傳讀，像這種正確的有

系統的羅斯福評傳，現在在中國尚未發現。第三篇文章雖是一種泛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讀書雜感，但牠從複雜的國際關係中來估量美國在未來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亦有其獨到之處。抗戰方殷，國人往往昧於國際專理，不謀自力更生而妄想國際『正義』，此書譯出，不過藉以啓發國人之深省耳。

一九二八年，十月卅日。

## 孤立主義的神話

亞爾培·蓋次

(一)

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其特質便在於生產力的巨大增長，這種增長，皆由於大規模和大量生產企業的奏凱與農業之貶落到次要的經濟地位；其次是在於工業之獨占化與托拉斯化以及一種財政寡頭貴族之形成；再其次是在於國內市場之為國際經濟所代替，以及因此而對新的投資領域的不斷尋求；最後便在於國際矛盾之增長，這種矛盾之增長，表現在列強企圖瓜分或重分地球上廣大領土的爭奪戰中。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首要的國家從沒有局限於國內的發展。在一切發

展的階段內，每一國家都要迫得採取這種或那種形式與其他國家發生接觸。不過在前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主要形式却是民族的，如疆界的確定，產業的建設以及新興階級的發展等便是。

政治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階段內，政治在實質上已成為國際的了。因此從贊成或反對這種國策的觀點出發來觀察美國孤立主義的問題，是虛偽的。這簡直等於問：你贊成抑或反對物理學上的重力（*Gravitation*）？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也具有同樣的意思。孤立主義並不是也不能夠是出於人們的願望的。實際上，牠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相對的問題，最後分析起來，牠是由某一國經濟的範圍以及該國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比重來決定的。

美國有其龐大和廣袤的經濟利益，她現在並沒有採取一種認真的孤立政策，而她幾十年來就沒有採取過這種政策。這個國家已密切地牽入於一切重



大的國際政治的發展中，且在許多場合，她還是這些政治現象的始作俑者：如楊格計劃，國際法庭，國際聯盟，世界經濟會議等。

雖然如此，可是我們却不可否認，孤立的問題是美國政治生活內爭論最烈的問題。有一種真誠的輿情已歸向孤立主義。所謂孤立主義，便是從國外同盟及紛爭中遠引之謂，這種見解純然基於希求避免戰爭的一種忠誠的願望上，蓋人們所希求避免的戰爭，往往與「國外政治」有關故也。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經驗給這種輿情推波助瀾，而某一部分的經濟集團（美國西境中部）則乘機加以利用。但近來美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一種新興的力量，已發動了一個反孤立主義的運動。他們提議美國積極干預世界大事，為的是完成集體安全制度以及舉行保護民主的反法西斯戰爭。

這個問題之提出和討論的整個方法，引起了目下流行的巨大紛亂。例如，那些孤立派得意忘形的傾倒於華威頓的臨別演辭，認為牠已給美國外交

政策安排下一個基本思想。華威頓會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的對外方針，便是在擴展我們的商業關係時，儘可能的與他們少發生一點政治關係……這是避免與外界任何部分發生長期同盟的確切政策；我的意思，至少在目前，我們是可以放手實行這種政策的。」（旁圈是本文作者加上——譯者）

這種話顯然是有分寸的。華威頓並沒有把一切同盟通通加以貶責之意。他因為鑒於共和國地位堪虞，才來反對長期的國外同盟。但他懂得「孤立政策」與商業政策是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他顯然已多少預見到美國之為一個工業國家的未來的發展，同時也預見到，美國往前發展，則她對世界政務的干預將與日俱增。

列強往往在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衝突間從中取利，因此，美國獨立戰爭本身就有了列強「干涉」的痕跡，而革命派的勝利多得法國及其他「外人」之

助，就毫不足奇。但這個新興國家的有利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她的經濟的農業性，使她用不着參與『國外糾紛』，除非美國貿易受了限制以及急謀領土的擴張，也許會使她牽入這些紛爭裏面。

但美國領土的擴張只限於一種國內的性質，由大西洋岸綫一直西向發展。因為交通的困難，又因為與歐洲文明及經濟的中心相隔數千里海程，使美國有可能陷於地理上的孤立，且使她能夠集中全力於國內的擴張。工業的貧乏使她避去了廣大的國際活動，而她的商業的界限也並沒有與她的褊狹的發展有很大的衝突。

### (II)

一直到內戰時期，這個國家的貿易始終還是入超，輸入大量的工業品而輸出農產品及原料品（棉花，皮貨，木材等）。工業化緩慢地進行。這個國

家是一個債務人而且注定她要維持這個地位到世界大戰。

但美國的擴展是活潑和好戰的。只要能買到土地的地方，她就去買（如購買魯易斯安娜）；假如那個地方的購買是不可能或不利的時候，她便從事戰爭（如福羅利達，特薩斯，加利福尼亞）。任何手段，只要牠是有利的，他們便利用牠來替國家增加新領土，並把這個國家疆界不斷推展至太平洋。顯然的，這樣集全力於國內領土的擴張，已把美國發展的形式從其他可能的前途中引開，并使她很快便轉變成為一個工業國家。而且因為她獲得了大量富於原料，金屬礦苗，農業區及黃金的領土，使她的發展更形確定。

在戰前，工業已有長足進展。一八五〇年有一二三，〇〇〇個工廠，總的生產價值為一，〇一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到一八六〇年，工廠數已增至一四〇，〇〇〇，而生產價值則為一，八八五，八六一，〇〇〇美元，在十年之內，工廠數增加了一萬七千個，而價值則差不多增加了十萬萬美

元。當這個國家仍然以農業佔優勢的時候，其工業化的趨勢卻已瞭如指掌了。

內戰的結果加速了這一過程。在往後的幾十年中，美國向工業生長之路突飛猛進。人口之都市化伴着工業上升。一七九〇年只有百分之三·三的人口居住在於城市中心地，但一八六〇年已增至百分之一六·一，一九三〇年則增至百分之四九·一。

職業的人口登記也表明同樣的趨勢。一八七〇年有五，九一〇，〇〇〇個農民，而就業工人數則爲六，五八六，〇〇〇人。一九一〇年職業人口登記表明有一一，四六三，〇〇〇個農民，而就業工人數則爲二五，七七九，〇〇〇人。在四十年內，產業工人的數量已遠超過從事於農業者，雖則雙方面的紀錄都有絕對的增加。即在一九三〇年，當美國已走入恐慌，據報尚有一〇，四七二，〇〇〇個農民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個工人或僱員。

我們此處頭一次看到從事於農業者數目的低減而從事於工業者則大大增加。

美國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最明顯的反映在她的國外貿易的增進及性質中。一八六一—六五年，在幾千百萬美元中，輸出佔一七〇·二（百萬）而輸入則佔二五五·四（百萬）。甚至內戰期間，經濟頓呈反常的現象，輸入的關係仍固定不變。在大戰期間及戰後的時期（一九二五—一九二〇），輸出佔六，四一六·五（百萬）而輸入則佔三，三五八·四（百萬）。從一九二六至三〇年，輸出低減至四，六八七·八（百萬）而輸入則為四，〇三三·五（百萬）。自美國長大為世界上最強大為資本主義國家以來，她已享受了一種不斷的貿易上的出超。

### (三)

十九世紀末，美國已變成一個世界強國，變成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她

體會了自己的新興權力之後，便走入世界的角技場中，掠取一大部分世界市場，殖民地，資源以及廉價勞動。亞美利堅帝國的生長是與世界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搏鬥的結果，且是其財源豐足的證明。孤立主義不過是從前農業經濟的產物，現在在帝國主義時代中，牠已成爲一種神話了。

亞美利堅帝國創建的方法，實質上與英，法，德所採取者並無一致。美國已成爲一等的軍事強國，這是她向世界伸張權力的必需手段。世界的干涉政策已成爲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施政的方針，因爲牠倆同樣是新興統治財閥的利益的忠實代表。

我們試追溯既往，把美國採用過的幾種方法檢查一下：（一）勢力範圍的建立（如在中國之運用門戶開放政策）；（二）政治上的監督（夏威夷，巴拿馬，墨西哥）；（三）武裝干涉（桑多·多明果，海地，尼加拉瓜）；（四）不經合併的獲得（古巴）；（五）征服與購買（菲律賓羣島，維真羣

島)。

一八九八年是美帝國主義最積極的一年。與西班牙一戰，奠定了殖民帝國的基礎。那一年，夏威夷被吞併，爲了滿足美國糖商的要求，古巴亦淪爲保護國，拔多·里哥與菲律賓羣島及關島先後被併。一八九九年，薩摩亞爲美，英，德的一紙條約而被吞併。

本世紀初，亞美利堅殖民帝國生長的另一時期到來，讓我們考察一下。一九〇三年，在巴拿馬建立總督制。一九〇七年，在桑多·多明果又獲得了財政的監督權，一九一八年，一個軍事政府開始統治該國一切政務。海地之受美國支配始於一九一五年，其財政首受監督，往後則干涉的手段更形露骨。一九一三年，夷尼加拉瓜爲保護國，一九一六年，因運河開鑿權之讓與以及該國領土之被利用爲美國海軍根據地，美國對該國之保護權更大大增強。後來因爲尼加拉瓜人欲脫離美國的支配，結果受到美國艦隊瘋狂的壓



制。一九一七年，維真羣島賣歸美國。

雖則拿這一點點的土地與龐大的不列顛帝國相較，大有相形見绌之感，但這些領土對於美國，無論從軍事戰略和經濟的見地上看來，都是極端重要的。僅僅二十年的光景，美帝國主義政策施行的結果，竟多得了二十八萬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幾及一千八百萬的人民。這些土地之得以維持，全靠美國不斷去干涉拉丁及南美洲的政務。歷次泛美會議已大大增強了美國在西半球的地位，目下羅斯福政府亦充分了解自己的任務，牠正埋頭苦幹，希圖在那些國家中增進美國統治階級的經濟權益。

雖則美國自給之力較他國為強，但她並沒有因此自滿。她的大量工業正渴求異域的重要原料品如橡皮，黃麻，糖，錳，鉻礦苗，鎢，鈦，鎳，錫，絲，衣料，地毯毛料，紙，以及其他礦產。尤其重要的便是工業發達，資本的輸出驟增，美國的國際關係也隨之一變。在世界大戰之末，她已成爲一個

債權國，歐洲列強均負了她的債。一九三〇年，美國對外投資及長期信用借款（戰債除外），總額達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雖則是年末受了世界恐慌的嚴重打擊，對外投資仍保有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高額。這些投資每年獲利五二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同期外人在美國之產業則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每年付出利得爲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美國生產的百分數，在世界貿易的競爭場中雖未佔得優勢，但其增長方興未艾。世界市場給美國經濟保證一種正常和興旺的活動，那末，她爲了改善其地位，便不得不捲入於世界政務中。

(四)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以她在全世界的經濟利益爲依歸。上面引證的統

計，已說明了孤立政策之不可能，雖則這種政策一時爲衆論所稱許。各屆政府對外交政策的着重點容有不同，然帝國主義政策之基本性質，自亞美利堅帝國勃興以來，從未改變。從麥更黎到羅斯福總統，各屆政府均如出一轍。

美國財閥與政府維繫甚密，且已支配國家政務，他們對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操有最後決定之權。統治階級之這一部分人，是最有決定意義和自覺的資產階級集團，他們乃孤立主義的生死敵人。他們很了解美國實行孤立政策的唯一方法便是斷送她的全部國際的經濟權益。假如真的這樣做法，美國資本主義的全部建築將趨瓦解。反之，如果美國要維持她的優越的世界經濟地位，她勢必採取一種好戰的國際政策，即孤立政策的勁敵。

然而在一個沒落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與一個日形縮小的世界市場中，美國與其他列強的衝突將更趨嚴重。美國資本主義之慾望，將迫使牠急促向國際伸張而與英，法，德，日及其他國家衝突，並以這些國家作犧牲。這是資

本主義發展之必然趨勢，目下在拉丁美洲，歐洲及遠東已有例可尋。世界列強方不顧一切的走向新的世界大戰，以便重分地球以及重新征服世界市場。美國已密切地捲入這個行程中。

美國地理的位置似乎有利於孤立派的要求。他們堅信，因為美國距離歐亞二洲甚遠，故只須向政府壓迫和要求，便可以使孤立主義獲勝。這些孤立主義者們已受夠了財政資本的掠奪，受夠了長期恐慌的嚴重打擊，他們害怕戰爭以及戰爭對他們經濟地位的影響，因此進行一種絕望的鼓動，阻止美國參與國外的紛爭。但他們却無法改變美國主義隨其慾望所趨而產生的天然和合乎邏輯的外交政策。

革命者當討論孤立主義的問題時，絕不容採取孤立派或共產黨之同一態度。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之要求美國主義不得干涉拉丁及南美洲，或從中國撤退軍艦和海軍，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擁護孤立主義，而是因為他們是帝國

主義與資本主義之仇敵，同時又是資本主義戰爭之反對者。革命者的政策與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與軍事政策的態度一致。

共產黨之挑起反孤立主義的運動，或要求美國在外交方面採取干涉政策，歸根結底還是他們的擁護戰爭的政策在作祟，而這種政策也正是他們鼓吹集體安全制度，鼓吹保護民主反法西斯戰爭的真正內容。因為鑒於蘇聯外交的危急，並爲了促成美蘇軍事同盟，美國共產黨竟要求政府（！）在世界政局中與英法攜手，以孤立法西斯國家，並保證全世界在「民主資本主義」之下的甜美生活。

這種政策結果如何？牠只有迫使人去積極擁護美國的財政統治階級。共產黨認爲孤立政策將幫助法西斯國家侵入拉丁美洲，而犧牲美國。這即是說，美國政府爲大銀行及托拉斯張目，運用一種野蠻的軍事政策替美帝國主義掠奪來的經濟權益將受危害。

費律·勃朗一九三八年三月曾於共產報上發表一文，說：

「侵略中國的人，方深入拉丁美洲和加拿大，且已走近菲律賓，阻止他們，此其時矣。」

這些「侵略者」正在侵奪美國的經濟利益。究竟是誰的經濟利益呢？是摩爾根大廈，洛克威爾勢力圈以及華爾街的經濟利益。這些侵略者又怎樣才能阻止得了呢？由政府空言恫嚇去阻止麼？抑或由一個什麼會議呢？他們勢必由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才能阻止得了。

哀求阻止侵略者，就等於哀求戰爭來判定列強奪取落後國家及殖民地國家的權利。但這樣說來，不僅美國支配的區域，就是全世界以及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又何嘗不可如此。從他們的立場來判斷，共產黨現在所最害怕的，就是地球之重新分割將以美國為犧牲。他們之將美國財政統治階級的利益與工人階級及其他被剝削者的利益等量齊觀起來，是社會愛國派的特色。

『合作（集體安全）就是和平』，共產黨分辯說。何以合作就能保障和平呢？真正的國際合作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所謂合作，無他，只不過是某一部分帝國主義強盜作臨時的合作以反對另一部分而已。一九一四年，在同盟國與中歐國家之間，已有過這一類的合作。這就是集體安全，是兩部分帝國主義的一種國際合作的形式。但所謂集體安全和合作究竟還是戰爭的工具。目前列強間外交關係的發展，已接近戰前所鬧的什麼同盟的把戲，他們通通都想爲自己未來的勝利而保證一個最好的地位。

哈利·剛尼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工人日報（按即美國共黨機關報——譯者）上寫下這些話：『目下在美國鼓吹的孤立主義，直接幫助了日本法西斯軍閥的外交政策。』他要求美帝國主義對遠東採取直接的干涉政策。他把孤立派分成兩類：第一類是眼光狹窄而又忠誠不渝的孤立主義和平

論者，第二類則是赤裸裸的法西斯陰謀家，此類人得到托派和拉夫斯東派之助，仇視蘇聯並渴望破壞牠的集體安全政策。

毫無問題的，假如戰爭爆發，一方是德，意，另一方是英，法，則前者將設法在美國內部對孤立主義的傾向推波助瀾，以便阻止美國參戰；而後者則竭力把美國牽入他們一面，反之亦然。但無論在任何場合之下，美國的經濟利益絕不容許她採取一個中立的地位。戰爭發生也許會給美國軍事工業一個好機會，在交戰國間擴張貿易。但如此就要假定美國不是一個參戰國，可惜這却是一個不可靠的前途。

積極的反孤立主義政策，只能把人引入華爾街的障營中。秉政的財閥堅決反對孤立主義。他們對蘇聯的集體和平政策不感絲毫興味。他們所感興趣的只是這樣一個爽直的建議，即，由政府方面施行一種積極的政策，以便在世界的角逐場中保存他們的權益，而這種積極的政策，則靠龐大的海軍，世



界上最大的空軍，以及現代工業所能產生的武備最優良的陸軍來支持。共產黨政策的邏輯發展，勢必把他們引入戰爭製造者——帝國主義的陣營中。他們目前對華爾街的非難等於放空砲。在迫近的國際恐慌與隨後爆發的戰爭中，他們將參加到保護既得權益的方面去了。

從此便可明白那些戰爭製造者，共和黨，民主黨，財閥，以及共產黨何以對羅斯福政府的外交政策使勁的喝起采來。羅斯福是一個明目張膽的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在國務卿霍爾的指導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爲了要保護她的帝國主義財產，是異常好戰的。甚至平日對羅斯福的國內政策抨擊最烈者，也公然宣佈他們與國務院行動一致。

戰爭將使美國資本主義各派統一起來，以便爲他們的經濟利益拚命。目前軍部的全部計劃，已爲新的世界戰爭的進行，給予工業組織及公務人員以充分的保證。一切戰爭的反對者將被斥爲敵方收買的國賊。在前線，共產黨

將擁護戰爭的進行以及贊成鎮壓一切戰爭的反對者，他們的行爲與統治階級及其軍事機關的獵犬無異。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對孤立主義問題來一個嚴格的討論，因為這個問題已由本國的經濟性質加以解答了。他們認爲在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即發展到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的階段時，孤立主義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們之反對對外干涉，是因爲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我們之反對集體安全，則因爲牠本身便是發動戰爭的集體組織。保護美國的帝國主義權益，換一句話說，就是保護獨占商和托辣斯的財產權，這並不是工人階級和革命運動的問題。我們所感興趣者，只是推翻資本主義與建立社會主義。其他任何政策，歸根到底，只有給美國統治階級服役。

一九三八年九月

## 羅斯福——戰爭的製造家

哈爾·特來伯

世人往往拿羅斯福與威爾遜相提並論，威爾遜即羅斯福早年熱中於國家政治時的偶像，蓋兩者之充當總統，均在愛好和平等煽動詞句的掩飾之下，苦心孤詣為國家準備帝國主義戰爭者。就他們的政治任務而言，這種比較自屬適切。但從這兩個人的個性方面看來，則相去甚遠。

威爾遜個人的學養傾向於和平主義。當然，武力終歸勝於威爾遜的教授式的和平主義，故他的和平主義的學問，在武力衝突之下，已一文不值，甚至他本人還被迫去充當美國參戰的戎首呢。當威爾遜為美國的參戰開闢道路時，他的和平主義的學問，實在只能在他口頭上非難戰爭當中，用以維持他的誠實於萬一罷了。

羅斯福可不同，憑他個人的嗜好，憑他早年的教養以及當選總統以前的政治經驗看來，他是服務於白宮中最富於軍國主義思想的人們之一。我之說「之一」兩字，僅是爲了慎重起見。實際上只有他娘舅第阿多才堪與之一爭高下。

### 羅斯福的家庭環境

羅斯福出生於一個美國式的貴族社會中。他的家譜表明他不是美國十一個總統，和南方聯邦總統籍華生、大衛士，和羅拔·李，以及和其他美國社交上許多知名之士，都有遠親近戚的關係。他的父親詹姆士·羅斯福，是某鐵路的總裁，又是達拉華爾·哈得孫運河公司的副經理；除了商業以外，他的唯一值得紀錄的榮譽便是他養了一匹名叫哥羅士特的馬，這是能在不到兩分二十秒鐘便能疾馳一里路的第一匹馬。羅斯福繼承乃父，爲哈得孫河畔名

門貴冑之遺裔。

他的母親薩拉·達蘭奴，是阿士多家的親屬，且（據羅斯福的傳記作者說）是紐約社交絕色名媛中之一個。在她結婚時，她是潘雪文尼亞煤礦和地產的主人，又當她父親死時，她繼承了不下一百萬美金的遺產。（羅斯福的異母兄弟，亦名詹姆士，也與阿士多家族攀親。）講到遺產一節，當他父親死時，羅斯福繼承了十萬美元，每年獲利五千元；他的妻子愛蓮諾·羅斯福，也有一筆遺產的收入，每年得五千元，後來則增至七千五百美元。

羅斯福的出世是在海特花園他父親的五百畝莊園裏。「羅些士，美孚煤油公司的經理，是一個緊貼的鄰居，羅斯福的開始就學還是在羅些士家裏。羅些士的兒子，其中有四個是他的遊伴，尤以愛德門，即現下烏爾頓信託公司的總裁，為其過從最密的忘年之交。……這便是一個富家公子的童年，一個快活的童年。」後來他的母親提到過他做小孩子時的「較為平靜和孤

獨的生活」：私家學員，與他母親每年舉行的國外旅行，法，德籍保姆——這便是他未入格羅頓學校，又從格羅頓學校轉入哈佛大學以前的生活。

### 羅斯福的嗜好

一種先入的主見將在羅斯福個人發展中佔上風的，老早就發生了。據他母親說，他最先讀的那些書之一便是麥漢著的美國海軍史。從那時起，他即在孩提時已開始收集與海軍有關的書籍，畫片，小玩意兒。當到了一般孩子渴望自己成爲一個警兵和救火兵的年齡時，羅斯福便決定他要到安諾波里去當一名海軍士官候補生。他的父親不贊成他的理想，結果放棄了（我們等着瞧吧，這種志向不久便實現了）。但他更沉溺於閱讀和收集。克來曼在羅斯福之文學教育一書中，寫出這樣的話：「他的真正教育始於他之耽讀美國海軍史。」

從那時直到現在，除政治外，海軍主義已是羅斯福的主要先入見。他多年來就忙於收集昔日美國海軍統帥的傳記，尤其是約翰·保爾·莊斯的傳記。他的圖書館是美國最大的私家海軍圖書館之一。亨利·凡龍曾在一個文學雜誌上描寫過他在海特花園鎮的祖家：「該圖書館幾乎完全是一個歷史的圖書館」羅斯福太太偶然有一次告訴凡龍說，小說和詩歌在羅斯福看來是索然無味的——作者」。海軍歷史圖籍佔一大半，蓋海軍史是這位前任海軍次長的特別癖好。無論如何，他對航海智識的熱愛已遠在他僕僕於華威頓宦海生涯之前。……有許多海軍畫片。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史料甚富。……」在白宮羅斯福私人辦公廳裏面，有一堆亂七八糟的船模，海軍印刷品之類的東西。在他的卓子上有一隻航海時計，一隻氣壓表，一個船舵小像的紙壓。在白宮的寄宿部裏，每一個房子裏都有兩三隻船模，在會客廳裏也一樣。在書房裏也不出海軍圖畫及書籍之類。

羅斯福對美國海軍之情愛（這兩個字，他的傳記作者常常用到），在童年和青年時代祇能間接地得到滿足。但不久便有了了一個機會使他獲得更切實的滿足。他在他本郡裏投身於政治生涯，以縉紳和學者的資格活動為參議員。一九一二年，他是政界中另一個縉紳和學者，威爾遜的熱烈擁護者，那時威爾遜方為民主黨的總統候補名單大肆活動。當威爾遜已薦上名單，羅斯福又成了他的首領的熱狂的說客。及威爾遜當選，羅斯福當在論功行賞之列。

威爾遜的財政大臣麥加度給他一個財政次長的職位。他不願就。麥加度又餌之以紐約港徵稅官一職，羅斯福也掉頭不顧。後來海軍大臣約瑟華·但厄斯給了他一個海軍次長的位置。

據但厄斯的報告，羅斯福當時簡直高興得頭髮直豎，碧眼發光。「海軍次長！」他大聲說，「對！對！我贊成你這一看！」



## 海軍次長時代

約瑟華·但尼斯是北加羅連報的編者，他在國會中的職責是充當威爾遜的政治顧問。事實上，羅斯福已是海軍部的真正長官；而且因為但尼斯常常爲某些政治任務走開，他往往就是一個正式長官，履行代理大臣的職責。他在部裏的分內職務是接洽買賣，辦理部中商務事宜，管理文官及海軍造船廠，但他對部中各方面工作都要過問。

羅斯福在部裏是一個頭子。「政府中人鮮有自以爲能了解他的。但有一等人却深深器重他，那些人便是海軍將校。」「海軍人員只是對羅斯福並不

是對但尼斯效命。羅斯福是溝通於穿軍服者與坐旋椅者之間的人。」在國會開幕之前，無論在廣庭大眾或軍部中，羅斯福都是職業海軍派的代言人，他所代表的那些海軍派的要求，已成爲「海軍專家」攻擊政府中無知文官的公

論。至於說到那些海軍派的要求，不禁使我們想起一位英國內閣總理薩里士保利的忠告：『不要去管那些軍事專家。如果他們能辦到的話，他們還會在火星建築工事來預防月亮的侵略哩。』

一九一四年，當美國在墨西哥的權益受威脅的時候，羅斯福大聲疾呼，要求廢黜墨西哥。『我們不惜一戰，』他說。一九一五年，美國艦隊干涉海地，他又毅然負指揮之責，且親赴該島，巡視靖亂工作。當時一位海軍少校史沫特萊·佛特賴之獲得國會的榮譽獎章，亦全賴羅斯福的臂助，蓋佛特賴的豐功偉績，就在他殲滅了一支三百個土人的軍隊，這支土軍的遭殃，就是為的反抗美帝國主義以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在一九二〇年，羅斯福參加副總統競選活動時，他往日歷平海地的功勞更形增色。他在佛德，望太拿演講時，想消除一般人害怕美國在國聯中，在一羣歐洲餓狼的窠穴中有陷於孤立無援之虞，於是設法證明美國在夾袋裏已有了若干拉丁美洲國家的贊成票。

「你們是知道的，」他對他的聽衆說，「美國的籠絡兩個小共和國，我也有點兒關係。憑事實說吧，海地的憲法就是由我親自寫成的，而我之所以特別說起牠，就是因為我認爲牠是一個刮刮叫的憲法。」（羅斯福這幾句話，當時會哄動一時，且引起哈爾登不滿的抗議，蓋言外之意，無異已承認「威爾遜政府強奸海地」；羅斯福當即否認該項記載，並稱之爲「援據失真」，而佛德的上流人士，民主黨人及共和黨人等四十餘人聯名簽署一聲明書，公然呼羅斯福爲妄人。此亦一趣事也。）

羅斯福就任之始，便登高一呼，鼓吹大海軍及備戰。「新政府之政策爲建立一效能甚大之海軍，其規模與能力之大，足以維持一國之威嚴，此事羅斯福氏……已對海軍同盟會會員述其大旨。羅氏之言已喚起一時狂熱。」（一九一三年四月十一日紐約泰晤士報）羅斯福向他本國極力鼓吹他的備戰政策，他向國會的各項委員會，向一切愛國社團，老婦人俱樂部等盡量宣傳。

他與里昂納德大將及達第·羅斯福齊名，同爲美國最積極的軍國主義者和海軍主義者。把建築計劃擴充兩倍或三倍——增加一萬八千海軍人員——建立無敵艦隊——海軍經費每年兩萬萬五千萬美元——徵集五萬海軍後備隊，該項徵集應首從專科學校始——這些便是他的口號。不僅如此，即在美國方正式考慮其中立態度時，他已在備戰演辭中公然反對德國。例如，一九一六年三月，他誇說，「在海軍造艦競爭中，美國可以壓倒德國」，他列舉德國的海軍計劃以證實他的建議。（一九二三年却是日本的黃禍有利於羅斯福擴大造艦及設備沿海砲臺的號召。「假如我是一個日本人，在美國海軍已全部摧毀之後，不能在這一千八百里的無設防海岸綫中，找到幾處港口登陸，那我就剖腹自殺。」他說。）

雖則他的宣傳着重於防衛海岸綫（「羅斯福談戰——曰，吾等須充分準備，防衛國土」，見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日泰晤士報標題），但羅斯福懂得

海軍的目的何在。

『嚴格講來，』在上述泰晤士報標題的同一個月內，他在一個報上發表一文說，『假如國防僅供防禦他國軍隊在我國大西洋及太平洋海岸綫登陸之用，則海軍作用盡失。但假如國防尚有他種作用，即，能保障美國這個具有世界性的國家的廣大利益，保障她的商業，保障她在阿拉斯加的日漸增大的入口及富源，保障她的遠隔重洋的領土，保障她的如巴拿馬運河之類的「人類福利」的企業，則海軍之爲用大矣。』

羅斯福在寫此文時異常坦白。試再舉一例：『我們都是愛好和平的人，但我不信若干有強大海軍的敵國能保持此心，……如無一支強大海軍，我們將於戰爭中喪失古巴，薩摩亞，里果，巴拿馬運河，夏威夷及菲律賓……人民應速加決定，究竟我們僅保衛大西洋及太平洋海岸乎？抑保衛一切美國有權益之領土乎？』（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泰晤士報）

一般說來，羅斯福備戰演辭半屬保衛「我們家鄉」之煽惑，半屬教唆美帝國主義保護其國外投資（借用羅氏的話便是「美國的領土所得，商業及財富」）之實際忠告。

他的軍事政策遠超出其海軍建設的口頭禪。「戰爭並非軍隊動員之謂，」他說。「戰爭就是全國總動員。每一個國民皆須參與。這就是說，我們要有舉國一致的全民的服務。……」

一九一六年十月，胡格斯曾經描淡寫的說，海軍之建設計劃應少涉浮詞，多注意於實際。羅斯福勃然大怒，立予駁斥，說，胡格斯已辱沒海軍的每一個官佐，每一個人。

這便是羅斯福的公開活動。但因為他已操縱了海軍部之全部活動，故他實現其理想時，儘可不顧國會，甚至還可不顧行政機關。底下便是一個著名傳記家描寫羅斯福活動的話：

「海軍部內已開始密商……華威頓已充滿和平派……他毫無難色，從容地做他的工作，把海軍短缺的一萬八千服務人員補充上」他的其他計劃也如此做去——作者」……在戰爭中每一步改良，每走前一步準備，都要秘密進行。……事情做得交關快……什麼事情只要能做得到，早就給辦好了，所差的只一樁事，就是下令：「開到布列斯特去，」」可惜下命令的事情却不在羅斯福的權限內。

### 大戰中之羅斯福

開到布列斯特去的命令，在羅斯福就第二屆職一個月之後才發下來。羅斯福昨日還主張「莫捲入戰爭」的，今天却埋頭於戰爭的實際工作了。據說，他對海軍工作幫助甚多，如組織沿海巡遊快艇隊，組織一百一十尺的潛艇驅逐艦隊，選舉森士為海軍最高統帥等。其他計劃，因不久休戰，故不及

於戰時一一實施。

這些計劃之一便是擴大空軍的轟炸，宛如今日施之於西班牙及中國者。在一九一九年的回憶錄裏，說到氫氣的施用，羅斯福道，「假如戰爭繼續至第二年春，」則滿載氫氣的飛機就會盤旋於德國的軍專要塞上空，「凡經過一個砲塞或一個城市，牠可拋下重十噸或十噸以上的高度爆炸物，或者是一次大量的轟炸，或者是好幾次小規模的轟炸。」（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泰晤士報）他而且會著手起草一個精細的計劃，即，組織一個包括十五萬人的海軍後備軍官團，該項人數的徵集側重於「國內每一大學校及專科學校」，這個計劃直到戰後尙未擱下。

他的宣傳活動保有充分效力。一九一八年六月，他突然在紐約泰晤士報上連續發表幾篇富於警戒性的論文，頭一篇就是「U-Boats Off-Shore!」、跟着便是「英空軍之比較」，「美國海軍現狀」等等。他利用戰爭的狀況，



極力鼓吹「舉國一致服務的原則」，他解釋他的見解說，「舉國一致服務，乃未來之全民政策。」

戰爭之目的為何？這個問題也可從兩方面了解——一方面是紀念會中之愛國閉談，另一方面則為與帝國主義實際精神不相違反的會議上的實際了解。一九二〇年，他被民主黨推薦為副總統，在他的謝辭裏，會回溯到大戰期間，他說：「國家既為一種理想而參戰，則該理想一度於戰爭中產生，必無消滅之理。」一九二六年，他在一個學校的歐戰紀念大會裏演講，說：「我深深感到貴會與不久過去的時期有密切的關係，彼時全國學校均為一偉大事件，造出無數上選的人力。這個偉大的事件，會追求最高的理想而終於如願以償。」

那末戰爭為的是什麼理想呢？這一點羅斯福很懂得，且不願祕藏於心。一九一七年在譚馬尼大廈舉行的七月四日慶祝大會裏，他已把這個理想翻成

實際的詞句。「羅斯福先生指目下的戰爭爲「美國之第二獨立戰爭」。他詳述德國在戰前如何搶劫委內瑞拉之鐵路，該項鐵路乃美國投資建築者；又轉而述及法國人的銀行如何讓給德國人，且從此證明德國已實行侵奪西歐各國之貿易。」（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泰晤士報）

我們也許認爲上述的一切事，在一個頑固黷武者已稱心滿意吧。但這一切事進行的地點，究竟距離那些可恨的匈奴至少還有三千里路程呀。羅斯福可並不是一個懦夫，這一點，他的傳記作者（連那個最愚蠢的愛彌爾·魯德維克也算在內）已說了又說了。不，羅斯福可並沒有稱心滿意。

他立心要辭掉海軍次長職，準備到軍艦上爲海軍積極服務，就是做一名水手他也情願。

在華盛頓，會謠傳他已真個辭了職，並已在海軍入伍。「威爾遜總統的代表會訪問他，商談甚久……他先是堅持己見，決意加入艦隊工作，但經多

方勸阻，他心便軟下來了。」

結果雙方成立一讓步條件，政府只准他去巡察駐外海軍的活動情形。他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出發布列斯特；在英國一個茶話會上，他宣稱，「我將化大部分時間來把這一方面實際已完成的事看一看，」且到前線去親眼看一看事情到底如何進行。他於九月回國，臨行時告訴英國當局說，他希望最近將來便趕回來，並附帶提了一句話說，「說不定還全副戎裝哩。」羅斯福的急於實幹的貪慾，並不以指揮軍隊去壓平匈奴為滿足，換一句話說，他並不以自己在委內瑞拉想出妙法去殺戮危害美國利益之未開化野蠻人為滿足。

但他未及執戈，戰爭已告終結。他於一九一九年再度出國，去辦理海軍復員事宜，三月回國，馬上又開始第二次備戰運動。他向國會請求和力爭的海軍預算更多，且大發其大海軍及故作驚人之議論；演辭則更是連篇累牘（比如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在美國地方會議上，又鼓吹陸海軍的普及軍事訓

練)。

### 一九二〇年的活動與國際聯盟

一九二〇年考克斯被民主黨推薦為候補總統，羅斯福則為副總統。他們所選擇的競選題目就是「國際聯盟」。結果他們因此而大遭反對，一敗塗地。羅斯福後來詳敘他們選擇這個倒羈題目的原因如下（根據麥開葉的傳述）。

在他們尚未開始活動之前，考克斯和羅斯福一道去訪問威爾遜。

「這兩個人走到白宮，踱入威爾遜的病房中。在一張搖椅上坐着那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瘦弱不堪，面無人色而且顯得異常衰老，一條灰色圍巾搭在肩膀上取暖。考克斯，一個活潑，情趣盎然的小個子，他心中大為感動。他有兩次想說話，最後他說了：

「總統先生，你為國聯奮鬥，我委實欽敬。」

「威爾遜默默地瞧了他一回。突然整個病房好似觸了電似的，一種老熱心家的火熱的光輝照耀着他一雙昏昏欲閉的老眼。他靠前一點，把考克斯的袖子拉着。

「考克斯先生，」他說，「這次奮鬥始終會成功的。」

「當這個候補總統走出白宮時，已淚流滿面了，他笨拙地擦乾他眼鏡上的濕氣。他的臉上已給情感染上一層霞霧。他回頭向羅斯福猛烈一抱。一種較政治的理智更強的東西已征服了這兩個人。既然是回教徒尙霸佔着聖墓，那末，十字軍還要再來過的。」

「羅斯福，」考克斯說，「我們還是爲國聯奮鬥吧。」

根據這種新聞記者式的註解，歷史便這樣寫成功了。但當羅斯福拭乾眼淚時，一切復歸明朗。考克斯和羅斯福之爲國聯奮鬥，還不過是兩個劍客和共和黨人爭論用什麼好方法去保護美帝國主義的權益而已。

當然，什麼「最高理想」呀，「最後和平」呀之類的莊皇辭句是用之不盡的。羅斯福的中心口號便是：「進步對抗反動」（這是共產黨的話呵！）。而在一個複雜和錯綜的世界中，短視的孤立主義也受盡非難。但當事情已到了用不着空虛的辭句而需要認真的論究時，羅斯福便顯得並不是一個國際主義的幻想家。

「我們必須防止國際聯盟變做歐洲列強反美的工具。」他大聲警告說。  
 「假如美國不加入國聯，」羅斯福說，「牠就會變成一個新式的歐洲神聖同盟。……」

「有人認為國聯盟約有破壞美國憲法之虞，關於此事，羅斯福先生竭力證明美國憲法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文件，這個文件的「每一頁都可揮動百萬雄兵」。」

他向聽衆保證國聯絕不會走到紅色的國際主義。

「美國必須加入國聯，幫助牠去抵抗布爾塞維克主義。」他大聲疾呼的說。

「假如美國早就是國聯的會員國，波蘭人就不至於因抵抗布爾塞維克而陷入困獸猶鬥之境了。假如美國早日能把她幾萬萬人民的光榮的道德力發揮起來，布爾塞維克就沒有今日的天下了。」（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在密爾高基的演辭）

「我們如果不加入國聯，」他大聲說，「我們就被壓毀於擴軍所需索的重稅之下了。」他在布碌克林商會中演講，特別指出如果不利用國聯以澈底改善目下之國際關係，則他以爲——

我們必不以我們現下之海軍爲滿足。此時我們勢必增加大量經費於海軍部，蓋美國無論在若何海洋，均需加倍統制或保護其商業。如此競造軍艦，則每年須耗費十萬萬金元以維持美國的海軍。「警號已響」，羅氏繼續說，

「但勢在必行……」，除非美國能信賴國聯以保護其航運及投資。

考克斯及羅斯福此次所受的當頭一棒，給了羅斯福一個教訓。這個並不是說他已改變了他的觀點，比如在上文提及之一九二六年的演辭中，他尚頻頻攻擊孤立主義並極力贊成國際合作。所不同的就是他有一個時期已不復嘵嘵於外交政策。一九三一年整個年頭，他對美國外交政策連一篇演辭都沒有。去年十月五日，他在芝加哥發表的「保護民主集體安全」的演辭，是他的外交政策觀點的第一次表露，這種觀點，自總統競選以來，他便一貫隱秘不宣。

一九二〇年後，羅斯福做了副總統，並充任某大保險公司的紐約經理，每年賺得二萬五千元，這個職位他足足維持了八個年頭。不久，他得了一種癱瘓症，從此他的治政生涯便暫告結束，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方重整旗鼓，再度出山。



## 羅斯福的使命

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在證明羅斯福是一個「壞人」。本文在考究羅斯福就任總統前期事業之餘，其惟一結論便是：羅斯福是美帝國主義利益的一個富於自覺性，固執，乖巧，出類拔萃和眼光遠大的代表。但考究其當選總統後的事業，則所得結論更超乎此：羅斯福是美帝國主義空前絕後的最能幹的代表。美國還沒有一個政治家像他這樣能幹，能夠巧妙地把美帝國主義今天和全部要求的遠大目的與那些專對羣衆而發的空口煽惑聯繫起來。我們可以借用時下人們稱許他的詞句來刻劃他一下，他是美國一個最危險的軍國主義者，一個「循規蹈矩，開花燦爛，富於防腐蚀性，永不墮落，傲然獨立，固定不移的」戰爭製造家，一個預先定造好的戰爭總統。

關於他的政治哲學的要點，他在一九三二年市長任滿的別辭裏已說得清

清楚楚，他說：『我們不應從事於破壞，但以新的替換不健全的材料則可。美國之經濟與政治制度是永垂不朽的。我們還不如注力於廢除確已證實錯誤了的方法。……』資本主義是無條件接受的，但保護資本主義的方法則採取實驗主義。他有生以來的特性便是如此：本質上是正統的，方法上是非正統的。當他在哈佛大學當編輯時，他竟在一個救火梯的問題上，打破一切現行規例，向當局肆行抨擊；在參議院時代，他鼓動民主黨下級黨員反對上層領袖選派的一個候補參議員，他的目的是想和民主黨領袖規定，凡冥頑守舊的均不得舉薦為議員；及後就海軍部次長時，他又向他的部屬灌輸他的非正統的觀念及方法，這當然為的是有效的準備帝國主義戰爭。在這種非正統的政策中，貫通和融和了羅斯福政治路線的兩種分明相反的成分，即，一方面是他的假裝的急進主義，此種急進主義與老衛士派之頑固的保守主義相拮抗；另一方面就是他的保護資本主義的遠見，此種遠見又與資本主義的另一種保

讀人的狹窄眼光相對峙，而後者的眼光狹窄，蓋在於他們墨守陳舊和不堪用的成法故也。

一九三八年九月



## 第二次世界大戰怎樣進行？

B. J. 維德克

按本文乃維德克之讀書雜感，他所根據的書有四本，即：R. Ernest Dupny 與 George Fielding Eliot 著之“If War Comes”（假若戰爭爆發）、Hanson W. Baldwin 著之“The Caissons Roll”（彈藥箱之滾動）、Liddell Hart 著之“Europe in Arms”（備戰中的歐洲）、Sutherland Deninger 與 Charles B. Gary 著之“War In The Pacific”（太平洋戰爭）

整個世界已為戰爭的狂潮所震撼。牠緊張地監視着德國，希特勒方在進行一九一四年以來和平時期的最大的軍事陰謀。國社黨將進攻捷克嗎？抑或西班牙，中國或蘇滿邊境製造的『事件』將引起第二次帝國主義大屠殺的火燄呢？不過有一件事我們是可以確定的，就是只須一星之火觸及彈藥，整個

桶就要爆炸了。啓示錄的四騎士就又馳騁揚威了。他們將如何散佈死亡，破壞，疾病及飢餓於人間，均已詳敘於本軍事名作中（按即指上列維德克氏讀過之四本書——譯者）。

都派及伊利愛少校名其著作曰假若戰爭爆發，只是聊以解嘲而已。但他們仍獻出一種不可辯駁的證據，證明列強間的戰爭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們寫到美國則說，「回憶既往，一八〇八年我等曾以封港法令規避戰爭；然一八二二年我等捲入於歐洲一大戰爭中。一九一六年我等選舉了一個總統，因為「他使我們避免了戰爭」；然一九一七年我等又被捲入於一更大之歐洲戰爭中。在上述兩次事件中，美國在軍事上均薄弱。但今天，這個國家已強起來了。」

### 全體主義的戰爭政制

假若戰爭爆發一書，其目的在研究及綜合西班牙及阿比西尼亞戰爭之軍事教訓。既然都派少校是美國軍部駐西班牙之正式視察員，他的觀點自然反映美國總參謀部的觀點，故頗值得我們注意。當然，我們很難希望他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但該書仍不失為一本有價值的著作，正如一個竇其頓的罷工技術的報告，在一個工會運動家看來，仍不失為一個有價值的報告一樣。

我們勸一勸隱藏於『民主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外衣之下的自由派及共產黨，勸一勸這些主戰的騙子，小心的去讀一下美國軍部關於第二次大戰性質的政治方面的觀察吧。都派等向我們解釋說，『人民所受的統制，其嚴緊的程度實較事前所預測者更厲害，至少較民主國人民所預測者更厲害。』嗣又說，『此種統制不僅施行於工商業及糧食業等，且甚而施行於個人利益之極細微的部分。』根據美國軍部的計劃，則報紙，學校，教堂，無線電台，

一切這些都得加以適當的利用。

假如「民主的」美國在戰時也免不了要碰到這一類全體主義政制，那末歐洲的工人將迫得去接受那一種政制呢？太平洋戰爭一書是描寫未來之日美戰爭的，其對於戰時的美國狀態更寫得具體而詳盡。魯登道夫之全體主義戰爭的概念，目下已風行一時了。漢生·鮑爾溫乃紐約泰晤士報之軍事訪員，又是彈藥箱之滾動一書之著者，他也承認這一原則，哈爾特在其最近之軍事著作，備戰中之歐洲一書裏亦奉之為圭臬。軍國主義者通常以「備戰中之國家」或「戰爭中之國家」立論，而究其所指，則往往就是整個國家之意。

### 未來之軍事技術

從上述一個問題生出了第二個重大的問題。未來戰爭的進行，是否如哈爾特的希望，由一種人數甚少的專門化的高度機械化軍隊參加，抑或如



上次大戰一樣由龐大的徵募軍隊參加呢？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殺戮之悲慘教訓，方駁倒了戰前的無數學說，而各國參謀部又開始癡想戰爭中軍事戰略之合理化了。德國國防軍因為受了凡爾賽和約的限制，牠已變成了一支人數甚少，技術甚高的專門化軍隊，以新的機械化的配置來刷新昔日為協約國擊敗後之殘破隊伍。不久，參謀總長凡·昔克特為勢所迫，發為迅速一擊的機械化軍隊之說。二等經濟強國的獨裁者，莫索里尼立予採用。空軍已成爲意大利軍事學的得意傑作。意大利的空軍總長多黑將軍曾以他的「空軍突襲」一說，爭得國際榮名。戈林一直還反覆背誦這一觀點，雖則西班牙的教訓已把牠完全推翻。在西班牙及中國尚未把軍事學家帶回地上之前，都派和伊利亞已駁斥了歐洲時下流行的新派軍事學說。少校們似乎與托洛斯基的估計一致，這種估計就是，「儘可能的最高度的裝備與儘可能的最大多數的士兵」就是未來的軍隊。（托洛斯基的論世界戰爭的文章已發表於「耶魯評論」夏

季出版的一期中。他關於軍事發展的許多觀點與假如戰爭爆發一書中述及者毫無一致。）

但英國的大將富拉氏儼然有介事的描寫死光及其他神秘莫測的武器又怎樣呢？這些東西將來不會改變下一次大戰的性質嗎？都派及伊利愛乾脆的答覆：（一）新的爆炸物發明出來嗎？一點也沒有；（二）死光嗎？關於這一類東西並未發明出來；（三）新的毒氣嗎？沒有；（四）毒菌戰嗎？困難得很，因為雙方的診治和傷亡都太多了。第二次大戰，從軍事上看來，將來一定還是從上一次大戰終結的地方開始。『牠真是如一場可怕的惡夢，機械如雷吼，這些機械由人支配而又噬人——確是一片可怕戰爭喊殺聲』，鮑爾溫這樣寫着。透過目下關於海陸空軍及機械化部隊中間相互關係的激烈爭論的迷霧，我們就明白每一個國家究竟還要儘量利用他們現有的軍事資源。海軍的爭霸還未間斷。許多男子還在軍營中受訓練。甚至英國也計劃國民徵兵，

此事張伯倫最近已宣布。法國屯積有成千成萬很少用過的七十五耗口徑野戰礮，雖不是時下最優良的礮，但他們却一定不會成爲廢物的，這便是法國軍官們的想法。要想考究一下各國軍備的情形，可以參閱鮑爾溫，哈爾特及都派——伊利愛著作中的圖表。

### 各國軍力之比較

上列各作者對世界各國軍隊之評價幾無甚出入，這點是易於解釋的。

派——伊利愛常常這樣寫：「我們可以推斷，各國互相敵對的總參謀部對於隊都有充分的智識。」他們所談的當然不管蘇聯，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均是一樣的。把各人的觀察綜合起來，可以歸結到如下幾點：英國，淮不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擴軍計劃方趕着完成，海空是主力，最強大的財富就是帝國龐大的軍事資源；德國，國防軍將領頗敬

一切軍國主義者，她的機械化並非完全合時和可靠，且進軍奧地利時已證明她缺少豬肉，小麥，馬鈴薯，汽油，樹膠及其他十八種重要的原料品；連鐵也算在內；意大利，意大利軍隊的質不確定，空軍是世界上最完備的空軍之一，缺乏油，銅，樹膠，鎳，煤，錳及錫，現下這些原料百分之七十靠輸入。德，意軍事計劃的耗費已破壞且削弱了全部經濟。法國現方苦於國內危機及殖民地的危機，如一九二七年摩洛哥之叛亂已露其端倪。法國陸軍已公認為歐陸最善者。她的馬奇諾陣綫的是令人驚嘆；她因缺少人力，故甚需殖民地軍隊。日本的脆弱及其中日戰爭前對其軍事力量之過度誇大，現在盡人皆知。

關於蘇聯，鮑爾溫如是寫：「她是一個龐然大物，但她的運輸業及工業的脆弱，她的搖搖欲倒的財政，以及她的積重難返的官僚制度已給了她一雙泥足。」但他仍大大贊賞她的空軍及坦克車部隊，認為這兩者或許除美國

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隨後他很有意思的說，「她全部武器中之最強大者，恐怕是宣傳了。」鮑爾溫絲毫不信任史太林控告杜加契夫斯基上將的罪名。都派伊利愛來得更精明。他們的議論十分中肯，他們說此種破裂乃由戰爭的策略所引起，杜加契夫斯基會堅決反對史太林的削弱紅軍。當然，因為不斷的肅軍，紅軍已喪盡「面子」。但最近在邊境與日本發生的齟齬，又已改變了世界各國對紅軍力量的見解。

魏然獨立於各國軍事力量之上者是美國。太平洋戰爭一書，特別描寫美國之無可比擬的富源。在羅斯福的扶植之下，美國的海軍已由理想而實現。實施這些計劃的財源，實在用之不盡。美國的飛機產量佔全世界第一位。再明顯不過的證據，便是英國最近向她送了四百架軍用機的定單。在西班牙及中國，也已證明了美國飛機出品之優越地位。美國軍隊很快便得到世界上最優良的配備。機械化部隊所用的半自動步槍及坦克車均已公認為上品，如

此之類不下千餘種軍用產品，不僅表明美國力量之雄厚，且表明其資源之豐足，這種資源就是指那些左右由幾千海程的大洋防護着的龐大無比的工業及農業。在機械起很大作用的戰爭中，一國軍隊及其徵募的成員，已熟習於技術工作，軍隊的供給亦異常富足，國家亦已有安全辦法防禦敵機對產業中心的破壞，且屯積了大量金子，人丁及原料，這樣一個國家，再加上她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支配地位，對未來的世界大戰，當有最後決定的作用。目下美國的海軍部及總參謀部均已磨拳擦掌，幫助羅斯福及華爾街完成他們的任務。

戰爭的可能的陣綫如何構成？鮑爾溫說，「在歐洲勢必要破裂的兩大鬥爭，一方面是「不滿足」國家與「滿足」國家間之經濟上與心理上之衝突，另一方面是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政治上的衝突。」要知道那一個鬥爭首先爆發，就要看究竟是希特勒跨過捷克向蘇聯的烏克蘭東進爲先呢，抑或是

帝國主義的矛盾首先爆發，即，羅馬——柏林——東京軸心共同反對倫敦——巴黎而莫斯科及華盛頓則迅速結合以反對「一無所有」的帝國主義？當然，沒有一個作者且沒有任何一個有頭腦的著作家敢冒險去算定一種確定不移的陣綫。誰敢信任莫索里尼或史太林呢？

### 帝國主義與革命

爲什麼要戰爭？關於這個問題，軍事著作家們你看我，我看你。鮑爾溫答覆說，是「一無所有」的反對「有」的國家。而丹倫格——加利等則向我們指出，假如美帝國主義謀擴展，則必須在中國建立霸權。他們又進而解釋說，從此可知，如資本主義仍爲目前之經濟形式，則日美戰爭乃勢所不免。假如戰爭不過是政治繼續之另一（即強迫）手段，那末靠外交，商業協定，國聯的詭計以及世界會議以減輕帝國主義矛盾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哈爾特眼

淚汪汪的哀求張伯倫去利用西班牙內戰以保障英國對這個半島的支配權。他說，在地中海問題上與意大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真該稱他爲英帝國主義的神童。他的書便是保衛大英帝國的一個指南。第二次大戰能支持多久？在世界帝國主義沒落階段內的軍備的可怕的消耗與軍事機械的巨大破壞力，以及人民和士兵眼着着的可怕前途，已表明這個戰爭再也不能支持四年的了。莫索里尼在準備一個迅速的殲滅戰。他最近說過，這種軍事學說「與意大利的實際狀況完全脗合，意大利智勇兼全之人多於鋼鐵，金子及油。」希特勒正坐在一個內部塞滿炸藥的桶上。甚至美國，雖是世界帝國主義中之巨人，但仍惴惴於社會危機的打擊。對的，將來毫無疑問是有一些迅速的軍事襲擊的。但過後仍須回到戰壕裏作戰，而經濟力量仍將決定各國的命運。哈爾特鼓吹現代「進步」軍事學說的一切話，抹殺了一件事，這件事在美國內戰中已暴露得太明顯了。羅拔·李，斯頓窩爾·約翰生等都是有軍事天才的人，



且都是些訓練優良的軍人。但美國北部的優越的經濟，即正在生長的資本主義經濟，却終不可避免的消滅了南方的正在死亡的奴隸經濟。因此，未來只有進步的集體所有權，集體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才能生存。

第二次大戰將引起另一連串的革命及殖民地獨立戰爭。這是繫迴於各國總參謀部腦中的惡夢。鮑爾溫常常表示他對這個前途的害怕，但我們却巴不得牠實現。鮑爾溫說，「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一件事，便是馬克思的學說將影響歐洲的後代，而今後幾十年內共產主義的顏色將遍染歐洲的思想，且將有左右歐洲之權。」他修談燕單戈登艦隊的叛亂，摩洛哥的謀反，法國艦隊中共產主義的增長。丹倫格—加利特闢一章來談談和日本開戰時，在美國艦隊中共產主義生長的問題。克龍斯特水手的回憶，牢牢的印在各國海軍部人員的心上。不錯的，丹倫格—加利指出史太林的新路線已把這一危險除掉，但戰爭的負擔也會喚起「國內的糾紛」，而這些糾紛又勢必蔓延到艦隊上

去。都派和伊利亞平心靜氣的敘述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屠殺如何進行之後，便說及『可怕的內戰』之可能性。

在第一次大戰中，沙俄是帝國主義中的最弱之一環。今天日本來佔這個位置了。此點托洛斯基早已指出。許多巴爾幹國家在她們的農業經濟中尚保有封建的殘餘。牠們只有在戰爭中才能爆發出來。波蘭將不可免要變爲戰場，不管她將來選擇那一方面。和平的人們所看到的前途，只是可怕地忍受空襲，飢餓，疾病的痛苦，而無產階級的鮮花則在戰場上凋亡了。現在正是這種可怕的前途把共產主義及世界革命的種子移植在世界勞苦羣衆及被壓迫羣衆中。

一九三八年九月

---

有 所 權 版

---

戰大界世縱操國美

分五角一幣國價實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號六弄五·七四路卿洽虞海上

理代社書益求 部市門

號五七三路馬四海上

店書大各省各 處售分

---

版出月一十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122  
101-14



BC  
F  
871.22  
5

110